

## 怎樣的心怎樣的世界

瀛苑副刊

文／夸子

如果說，世界是許多人或許多生命的合體，那心就是世界存在的原因了……

前幾天收到新的雜誌，介紹到有關人心的報導，就科學家的研究推論來說，人心是不存在的，神奇的腦部構造根據我們接觸的環境去學習、記憶，而創造出了「心」

……如果這個論點是造物者留給我們的「真理」，那麼「存在」的價值似乎又被蒙上了一層茫然，且更顯的沒有意義了……

其實，這個論點或許還不是標準答案，有件事是如實確定的，那就是，當我們努力地追求知識與真理，處心積慮地創造財富與滿足的同時，存在的意義也以同樣的速度遠離我們。

讀過琦君的文章「髻」，其最後一段「這個世界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，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？」，一直在心中徘徊久久散之不去，即使我一直試著想推翻她，例如「那是因為你沒有奉獻愛給需要的人，進而得到永恆的快樂..」「那是你生活在富裕人家的閒暇思想所賦予你的閒茫…」等，但這些論點卻往往被「生命的終點」捎上一聲冷笑，而讓結辯像垮台的積木忒轟轟地崩落…

我曾和阿母參加秀姑蘭溪的泛舟，和我母子倆同舟的人甚至都不曉得彼此的姓名，根據估計，每年平均三至五人在泛舟中喪生，換句話說，我們都把命交付給素味平生的陌生人。沿岸婀娜連綿的青山夾著蜿蜒的河道，一片平靜的河道，被那年首批泛舟客劃開一道道水痕，那時的感動在整齊的划槳動作下，清晰地刻在回憶的年輪上。

當我們過了旅程的三分之一，每個人都不自覺地收起輕鬆的表情，因為在五十公尺的前方，有著驚滔湧流正等著我們，負責掌舵的人不斷重覆先前教練給我們的提示，「一秒的合作換取一秒的生機」、「衝上浪頭」，儘管下水前很認真地聽教練講解，但那段激浪區還是有許多人落水，當然也包括我們母子檔，還記得那時，我和母親搶著叫好心的陌生人先拉救對方，生死關頭，兩位船友撇下船槳和安全繩，奮力將我們母子倆拉了起來……過了那段最險惡的關卡，就接近旅程的尾聲，出海口的河面灑滿了金黃色的落日光輝，風以得意的姿態迎面而來，我們這船曾生死相交的陌生人，也將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去，我靜靜望著那美麗而永恆的黃昏，心中湧出了滿滿的感動，無法自己。因為我領悟到，生死之間其實就只隔著一條細線，我們可以為了每個「生」而認真，也可以讓「死」成就永恆，現今的世界之所以被琦君感嘆，是因為我們

缺乏了為他人付出的勇敢，失去了為正義伸張的自信，然而，這個世界卻也因為我們的萎縮而漸漸冰冷。如今那段泛舟的經驗已過了將近十年，我還是忘不了那份相互扶持的溫暖，忘不了人與人之間的愛與信任。常人言「我們無法改變生命的長度，那就改變生命的寬度吧！」我慢慢發現，只要別吝嗇內心那份真誠的愛，把愛傳給下一個陌生人，那麼我們的世界就多一個朋友，只要分出一點點關懷給這個世界，周遭的朋友、親人和任何需要幫助的人，哪怕只是一個微笑或感恩的信念，世界都將因此而改變。

